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十二回 徐指揮守法嚴刑

卻說仇氏聽得丈夫被官差拘去，便沒命的走到各處探聽丈夫消息。卻原來未知影響，逢人就問，恰如瘋了的一般。幸遇著了對門的劉老四，問起情由，方知張老兒現在兵馬司署內。仇氏即便來到署前，卻又不敢直進，只得在外面東張西望。恰好張成出來，看見喝道：「你這婦人，在此東張西望的，到底為甚麼？」仇氏道：「我是豆腐店裡張老兒的妻子，聞知丈夫被拘在此，故來看看丈夫的。」張成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張老兒的妻子。你丈夫現在班房內候訊，不便放你進去。你若要看他，明日再來。他不過欠衙門些錢債細故，不必大驚小怪。」說罷竟自進去了。

仇氏聽了，方才明白，只得轉回家中，對女兒說知。元春聽得父親被係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想父親今日之苦，皆因為我所致。如今捉去，不過是要還銀子而已。也罷，孩兒受雙親深恩，怎忍見父吃苦？母親何不將兒賣了，得銀還了此項，免得父親受苦。不然，那嚴二暗中行賄，致囑官吏，那年老多病的人怎生受得這般苦楚？誠恐一旦斃命囚圍，則兒萬死不能贖其罪也！」仇氏道：「兒不必如此。我想錢債細故，官府也不能把他老老怎樣委曲呢。待等明日，做娘的前去探聽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多方勸慰，元春方才收住眼淚。這一夜，母女的憂愁，筆墨難以盡述。再說是日午後，徐公升堂，吩咐張成把張老兒帶上堂來，問道：「你這老兒，偌大年紀，怎麼味良吞賴人家的血本，是何道理？」張老兒叩頭道：「小的果是欠了嚴某銀十兩，並無五十之多。今嚴二因說親不遂，挾恨浮理，以此挾制小的是真。」徐公道：「欠銀就是欠銀，怎麼又說起婚姻事來？難道嚴二要與你做個親家，亦不辱沒於你，其中顯有別故，你可將始末從實招來！」

張老兒叩頭道：「事因本年五月，小的欠了官租，無處措置。嚴府是小的慣送豆漿的，嚴二所以認得。小的因提及追呼之事，嚴二一時慷慨，許借小的銀子十兩。實則八扣，每月加三利息，一月為期，期滿子母繳還。此際小的迫於還稅，只得允肯，即時立券，嚴二收券發銀。時已天黑，小的攜銀歸家，不及細看。比及次日到銀號裡還稅，將銀一看，乃是夾鉛的。」

此際小的即趕到嚴府回換，奈嚴二不見。直候至第三日，始得一面。此際嚴二立心撒賴，哪肯認錯。還說他的銀子是上人賞與他的官寶，哪有官用夾鉛銀子的道理？把小的詈罵一番，還說要將小的送來老爺處打腿枷號等語。小的此際無以自明，只得回家。比及到門，公差喧嚷。幸得店中住寓的那位海老爺看見，一時慷慨，借了幾兩銀子，才得把房稅清楚。至期嚴二就來討債，此時小的就為這項銀子憂思成疾，臥於牀上，連豆腐也磨不得。哪有銀子還得？嚴二在店中大聲嚷罵，立要討債。

此際小的妻女都來求懇。豈料嚴二心懷私念，就時假賣人情，不但來討銀，反將一小錠銀子放在小的家中，說相助小的衣食藥費，如今銀子現在家中。從此嚴二一連五個月頭，都不來討債。於三日忽遣李三媽來小的家中說親，要娶小的女兒為妻。想女兒今年才得一十五歲，那裡配得嚴二？所以小的不允。

孰料觸怒了嚴二，復令李三媽來說：若是不允親事，便要立即還銀。故此到老爺台前冒告是實。」

徐公道：「你說來雖則如此，但是你現有借券在此，怎麼說是浮理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小的親手書卷的時節，是十兩數目，如今卷上不知多少寫的？」徐公道：「現在是五十兩呢！」張老兒道：「天冤地枉，這是哪裡說起！必然是嚴二故意改寫，以此挾制小的了。求老爺詳察。」徐公道：「真假皆當實訊明白。」

喚了嚴二到來，濁清立分矣。」吩咐將張老兒帶候差館候質，遂將一通名帖，差了張成到嚴府提取嚴二到案相質，即便退堂。

再說張成拿了徐公的名帖來到嚴府，恰好嚴二正在門房上坐著。張成便走上前去，唱了一個大喏道：「嚴二先生，我們是兵馬司那裡來的，有話兒要面見大老爺，就拜煩相傳一聲。」

嚴二不知就裡，接了名帖，便即來到內宅。時嚴嵩正退朝回來，在書房內看稿。只見嚴二手持一個名帖，走近身邊說道：「兵馬司徐公，有名帖到後，並差人有話面說。」

嚴嵩接過帖來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「年家眷晚生徐煜邦頓首拜。」嚴嵩看過道：「他與我素無來往，今日差人至此何事？」

只管傳了進來，看他有甚話說？」嚴二領命，立時傳了張成進內。張成連忙叩頭，嵩喚起來說話。張成道：「小的奉了家老爺命，有帖子請安。二者因為尊管嚴二爺，昨日有狀子到本衙門，控追豆腐店張老兒銀兩，本衙業已將張老兒拘到，即時審訊。奈張老兒不服，稱說只欠十兩，並無五十兩之多，非對質不足以服其心。故本官特差小的到爺府上說明，要請二爺過去對質。」

嚴嵩聽了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是應該。」便吩咐嚴二道：「你既告了人，如今要去對質，即隨該差前去就是。原貼帶回，代我請安。」嚴二不敢不遵，便與張成叩謝了，隨即出府而來。

暫且不表。再說仇氏探聽丈夫審過，押在差館，聽候質訊。自思嚴二勢大，倘若徐公徇情，如何是好？便與元春女兒商酌。元春道：「母親所慮極是。如今兩造打官司，一則要有錢，二來要情面。」

他那邊是財勢俱全的，我們只怕吃虧呢。想那海老爺，十分衛護我們，如今何不向他求個計策？倘幸而超脫，也未可知。」

仇氏道：「微你言，我幾忘之矣。」於是母產一齊來到客房，見了海瑞，備細將丈夫的情由，對他說知，並要求他拔救。說罷，母女跪在地上，叩頭不起。海瑞連忙把仇氏扶起說道：「尊嫂不必過禮，此事尚容酌議。如今尊夫不過是候質而已，總之繳足十兩銀子，還了他就是。」仇氏道：「欠債還錢，固是本該的。只是目下沒有銀子，如何是好？況且嚴府上的人，財勢俱有。倘若徐公受了人情，卻不把拙夫難為麼？」海瑞道：「不妨，這位徐爺本是我的鄉親，我常與他來往的。也罷，待我到他署中，把你丈夫的真情對他說知，求他格外施恩於他罷。只是銀子是要繳的，你家卻又沒有，我尚有二十餘兩銀子在此，只索借十兩罷。當日這錠假銀子並嚴二放下的銀子，都要一並拿去繳了，如此情證俱有，自然嚴二無能為的。」仇氏聽了說道：「前日官稅又累了海老爺代墊，尚未償還，如今又怎好再取老爺的客囊呢？」海瑞道：「這個不妨。你可拿了那日前的南項東西來，立即與你前往就是。」仇氏母女再三稱謝，便將一錠假銀，幾兩碎銀，一並交與海瑞。海瑞就在箱內取了十兩銀子，一同包好，別了仇氏母女，命海安拿了名帖，一徑望著兵馬司署而來。

時徐公上衙門方回，門上的傳進海瑞的帖子來，說是親拜。

徐公即令開門延入，彼此相見，略敘寒溫。海瑞道：「小弟今日之來，特有一事相求鄉台作情者。」徐公笑道：「海兄，你我鄉親，怎麼說了客套的話出來？豈不令人笑煞呢！」海瑞道：「不是小弟之事，乃為他人之事，理應如此。」徐公道：「到底為何人之事？只管說來，弟無不代為盡力。」海瑞遂將張老兒告貸嚴二之銀始末對徐公說知。

徐公道：「我昨日堂訊張老兒之時，也亦疑到嚴二改寫券數，故此特令人到通政司要了那廝前來對質。帖子已去，諒不久便到。想奸奴如此肆害，這還了得！小弟是個不避權勢的，須要辦他。」海瑞道：「現在假銀碎錠在此。如今小弟代張老兒還繳十兩，一並帶來了。」即喚海安拿上來與徐公觀看。徐公歎道：「再不料奸奴如此，言之令人髮指！」遂吩咐家人，將三項銀子立時交與張老兒，叫他到對質時拿來呈繳。海瑞道：「仰蒙鄉台照拂，如弟身受也。」徐公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小弟生性最好鋤奸去暴的。」海瑞謝別而去。

少頃張成來報，嚴二業已喚到，請爺示期帶訊。徐公聽得嚴二喚到，即吩咐各役在大堂伺候。少刻升堂，徐公坐在公座上，吩咐先帶嚴二上堂。嚴二來到大堂，見徐公打千請安。徐公大怒道：「怎麼見了本司不跪？那裡來的偌大的家奴？」吩咐左右擡下去，先打下五腳拐。兩旁答應一聲，把嚴二擡下，重重的打了五下。嚴二叫痛連聲，只得跪下。徐公道：「你控告張老兒欠你五十兩銀子，可是真的麼？」嚴二道：「怎麼不是真的？現有張老兒親手書券為據，求爺詳察。」徐公笑道：「張老兒欠你十兩銀子是真的，這是原券上的銀子數。那實在的銀子，卻是夾鉛的，難道本司不知麼？」嚴二道：「銀子真假，張老兒難道不認得？況且事

隔三日，方才來換，便可概見矣。」徐公道：「可又來，既說是五十兩，怎麼又只賴你一錠？

這還有什麼辯處？」嚴二不服，徐公即喚左右帶張老兒上來。

須臾張老兒到堂，徐公問道：「你的話有無捏騙？今日對著本司質證。」張老兒便將嚴二如何起意借銀，如何逼債，如何遣媒來說親事，備細說知，並將三項銀子呈上堂去。徐公道：「嚴二，你的假銀子現在此處，至於放下買好的銀子亦在此處。

你還有何說？」嚴二道：「假銀不在今日言之。這幾兩銀子，是我一時可憐，故此幫他的，難道有什麼不是麼？」徐公大怒道：「你在本司面前，如此矯強，其橫暴可知。本司要先辦你一個假銀騙陷，恃勢挾制的罪名。」吩咐取大枷過來，先將這廝枷示通衢，然後再行申辦。嚴二聽得要枷他示眾，急忙叩頭說道：「求爺恩典，容小的剖訴。」正是：人心似鐵非為鐵，官法如爐鐵鑄熔。

畢章嚴二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